武定府衙

府衙秋声

这个周末就出发

□晚报记者 张　静

深秋的落日，漫过平原。街面上，青砖黛墙次第排开，被夕阳镀出一溜儿暖金——一组明清风格的衙署建筑，南北纵列二百二十米，东西铺开二百零四米。

这，就是武定府衙。

武定府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，为棣州州衙；明初改乐安，宣德年间汉王朱高煦起兵败亡，州名遂改“武定”——以武止戈，以安定民。自宋以来，历金、元、明、清，这里始终为州、府、道治所，直到民国二年撤府。逾千年，北宋城墙与护城河犹存。

如今的府衙在原址复建。南北二百二十米的中轴上，六进院落层层递深，两侧更道隔开东西跨院，礼仪、办公、生活、休闲，按着旧规制排布。逛衙门，先听，再看。看，看的是规制；听，听得出门道。

头一声，是鼓。门外一口鸣冤鼓，鼓槌落下，值日吏役须得上前问明缘由，速报官员升堂。大堂之内另有一架退堂鼓，三通鼓罢，知府退衙——今天人们说“打退堂鼓”，典故就在这衙门里。

第二声，是惊堂木。大堂屏门上绘着云雁朝阳，案设签筒，黑签拿人，红签动刑。古人把律法刻在三尺竹简上，所以这张公案又叫“三尺公案”——一声惊堂木落下去，规矩就立住了。

第三声，来自墙外。大门两侧有撇山影壁，俗称“八字墙”。这里曾是当地的政治集会中心，也是最繁华的地方：东边施善亭，表彰孝子贤孙、好人好事，教化乡民；西边申明亭，张贴朝廷文告、过犯姓名。民间口角细事，不必上堂，可在亭下请乡老调解。广场前两座牌坊，一座“棣州故郡”，一座“渤海雄封”。市井之声与庙堂之声在这里相遇。

而全衙最重的一声，其实是刻出来的——诫石坊立在大堂院与二堂之间，全木结构，正面题“赐履雄风”，背面十六个字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相传是赵匡胤称帝后从一篇文章中截取，诏令刻写在所有府衙，警醒官员为官要清廉、公平、公正、公明。你看，惊堂木再响，响不过这十六字。

百姓的声音，才是最终的判词。五代末，张锡任棣州军事判官，有村民贩酒三斤，被判死刑；后又有牙将盗取库粮百斛，郡吏为其求情，张锡只回一句：“贩酒三斤，死刑已定；盗麦百斛，免死诚难。”依法断案，以清廉气节闻名于世。明弘治年间武定州知州贾澄，遇洪涝灾害，不等上级官府批复，便开仓放粟十万斛。后来他离任过境，“老稚欢迎，歌咏之声载道”。谁的声音传得远，谁的声音留得住，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。

衙门里还有许多沉默的声音。二堂东厢房摆放敬器与扑满，敬器以满覆，扑满以空全；院内植玉兰与海棠，取“玉堂富贵”之意；明天顺年间知州魏述在堂前亲手栽植槐树，他离任之后，州人感念其德，相约不损一枝一叶。乾隆年间悬于大堂的楹联写道：“眼前百姓即儿孙，莫言百姓可欺，当留下儿孙地步；堂上一官称父母，漫说一官好做，还尽是父母恩情。”话说得温婉，规矩却很硬。

如今，这条中轴之上日日有声。东侧是渤海老区革命机关旧址，常有学生前来品读红色历史；四堂院辟作“民间博物馆”，馆藏上万件；节假日里，《开城迎宾》《郡主抛绣球》鼓乐一响，八字墙前游人如织。西路亭台水榭，原是当年汉王府后花园，如今只剩秋光映水，不闻蛙声。

日头又西沉了一寸。府衙静立在秋光里，牌坊、梧桐、石狮、灰瓦，被夕照镀得金红。二百二十米的纵深仪仗，落墨之处，全是一个“民”字。



大河汤汤，润养鲁北；阡陌纵横，文脉绵长。在黄河之畔的角角落落，藏着数不尽的风光与故事——有古庄园的青砖黛瓦，有老手艺的指尖温度，有平原村落的烟火日常，有非遗曲艺的婉转余韵。

我们以脚步为尺，以文字为灯，走进河畔乡隅，探访藏在时光里的文旅印记，记录烟火中的人文温度。愿以这个栏目，为你铺开鲁北的诗意长卷，让每一位读者，于河隅之间，知风物之美，晓文脉之远，寻心中的诗与远方。





